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大型原创音乐节目《国风超有戏》看传统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吕逸涛

委员笔记

“国风”一词源自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随着时代发展，“国风”的内涵与流行趋势逐渐融合，进而成为深受当代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乃至生活方式。短短二字中蕴含的文化精髓、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在《国风超有戏》这类作品的广泛传播中，被不断诠释出更丰富的含义、焕发出更盎然的生机。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原创音乐节目《国风超有戏》，成功登录CCTV-1综合频道。它以全新的节目模式、优质的视听表达和多层次的文化内涵，让传统与现代交融碰撞出绚烂的连綿星火。

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旋律以及青春审美高度融合，是这档节目给人的第一印象。戏曲可谓高度综合的艺术形态，音乐、舞蹈、美术、诗歌等艺术形式汇聚一堂，呈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合和之美”。《国风超有戏》抓住了这个精神内核，从“音乐”入手，以“文化”为径，沿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的脉络，联结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在立足传统、融和古今的框架设计下，节目从家国、诚信、友情、爱情等不同维度挖掘出了九个“共创主题”，为接下来国风音乐人的创新之旅奠定了基调。在已播出的《国风超有戏》第一期《高山流水》中，音乐人斯斯与帆和花僮将苏轼名篇《记承天寺夜游》谱写成国风歌曲《梦承天寺夜游》，结合“戏腔”演绎了百年前苏轼与张怀民明月下“秉烛夜游”的风雅悠然；歌曲《风华绝代》里，音乐人李斯丹妮霸气

的说唱与井胧高亢激越的歌声，共同讲述了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的传奇友谊。诗词名篇与历史故事中都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对友谊的歌颂，对知音的向往。这种美好的情感正通过当代年轻音乐人的歌声跨越着古今时空。

据统计，《国风超有戏》第一期《高山流水》在CCTV-1的收视成绩为同时段综艺节目之首。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15-24岁受众收视率周环比上升31%；25-34岁受众率上升29%。节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突破2亿。

《国风超有戏》的收视成绩，很大程度上源于节目样态的全新探索——首先，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国风态度”，以及之前创作的优秀国风歌曲登台亮相。接下来，音乐人畅谈自己的创作理想，并进行自由组队。“真人秀”与“综艺秀”的节目样态有机融合，镜头真实记录下他们的分歧与共鸣，调动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增强了环节推进的戏剧性动力。最后，音乐人根据当期“国风命题”完成一场“共创实验”，颇具震撼地将节目推向高潮——立体呈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高度融合的创演舞台。

《国风超有戏》的成功，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其立体丰盈的精神内核。高纬度的跨界碰撞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综艺节目的表达边界。作为一档创演类节目，“创作者”是灵魂所在。《国风超有戏》挖掘和汇集了知名国风音乐人、戏曲青年演员等百余位嘉宾。他们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不同，在碰撞和交流中，迸发源源不断的灵感火花。与此同时，戏曲名家王珮瑜、何赛飞、小香玉，知名音乐制作人捞仔，文化学者杨雨等七位不同领域、不同圈层的业界翘楚，组成一个特殊的“朋友圈”，以不同视角阐释文化主题，解读音乐精神。创作与评



论、戏曲与音乐——多种维度的跨界碰撞交相辉映，为节目注入鲜活生动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视听表达的深度与广度。

如果说“创新”是这档节目的根基和硕果，那么“技术”则是它得以成功的必经之路。《国风超有戏》以“数字+艺术”“传统+科技”的多元手段，营造出多场景、全开麦的视听盛宴。视觉方面，淡雅中国色加上多场景、多元化、沉浸式的“国风音乐小院”的情境设计，展现了“一步、一景、一国风”的东方写意趣致。删繁就简、移步换景的舞美形式更加聚焦“国风音乐创作”的本真底色，回归舞台本身，“小而美，雅而精”的国风韵味给观众带来纯粹独特的沉浸式全新体验。更值得一提的是，《国风超有戏》基于AIGC的底层技术，开发Face to AI的技术框架，以戏曲中的“赵云”作为形象基础，打造出了总台首个国风AI数智人“国小风”。“国小风”带着传统文化的

深深印记走在科技前沿。他的出现无疑是“传统+科技”的一次精彩呈现。

在传播方面，《国风超有戏》探索着一条融媒体时代的立体途径。比如，每期节目都会诞生两首国风新曲。这两首作品会在央视视频“CMG戏曲”同步推出，面向广大网络观众征集点赞留言，新媒体观看量将作为重要指标影响歌曲最终胜出——能否收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戏曲金唱片》。在新媒体平台上，观众欣赏、交流的同时，也参与并影响着节目进程，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节目的传播声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风超有戏》展现了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前沿科技为传统注入活力，其结成的累累硕果不仅是一档优秀的文化综艺节目，更是一系列全新的国风作品。

这是硕果，更是火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

诗词鉴赏

端午节

大同

神龙隐迹，
屈原献身，
众目投向汨罗江。

艾叶菖蒲，
香囊五黄，
手包心系粽情长。

避邪驱瘟，
祈愿安康，
龙舟竞渡神飞扬。

东去西来，
南归北往，
四海一家皆难忘。

艺文丛谈

民俗新旧

江逐浪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有自己固定的应节戏：中秋节的嫦娥奔月，七夕节的牛郎织女，中元节的目连救母。比如前些天的端午节，传统上，端午节的应节戏是《白蛇传》。今年央视的戏曲频道专门制作了特别节目《戏韵端午》。我以为这节目必然又会从《白蛇传》入手，没想到，节目竟然不是普普通通的应节戏。

应节戏是戏俗，戏俗是中国传统民俗之一。这个节目真正想向人传递的不是简单的戏俗，而是节日丰厚的民俗：一开始是嘉宾们一起射五毒，中间有嘉宾向外国友人介绍端午节特色的草药香囊，中国人的应节戏以及最初出现的五彩粽……

这些内容，远比听全本的《白蛇传》或者看各剧种火爆的《盗仙草》更能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丰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人以阴阳看待万物。自然数从一到九，单数为阳，五个阳数里，五居中。五月初五，两个阳数中的端正者重叠，所以端午又称端阳。很多戏曲唱词里把端午节称为端阳节，最有名的大概是越剧《白蛇传》的“断桥”一折，白娘子深情款款地提醒许仙：妻为你，端阳强饮雄黄酒。

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形成了端午节和《白蛇传》之间的条件反射，因此也认定了雄黄酒是拿来喝的，可是当代的很多雄黄酒瓶子上醒目地注明“切勿食用，不可饮用”，看起来那就是专门提醒熟悉《白蛇传》的顾客。

实际上，雄黄酒最主要的功能并不是饮用。古人没有花露水驱蚊露，端午节时，家长们会把雄黄酒抹在小朋友的额头、面颊，那是帮他们避蛇虫鼠蚁用的。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黄酒一度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它的真实功用了。再加上《白蛇传》的影响力，如果厂家不做特别醒目的标识，估计真的会有很多人去试着喝一碗雄黄酒。好在，现在雄黄酒又回来了。就像很多传统的端午节习俗也回来了。

曾经看过苏东坡一阙描写端午节情景的《浣溪沙》，下阙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看这阙词时心神荡漾，非常羡慕北宋端午的风雅：佳人们臂缠彩线，鬓插小符，美得让诗人高唱“千年等一回”。可惜，这情形现在看不见了。

可事实上，这个民俗也正在回来。

节目一开始就再现了“彩线轻缠红玉臂”的情景。主持人给众位嘉宾分发五彩粽，向大家解释它的寓意。那是五彩丝线编成的线圈，无论男女都戴在手腕上过端午节。近几年，这五彩粽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不仅是节目里，大街小巷也有很多年轻男女“彩线轻缠红玉臂”，加上近十年越来越盛的汉服热，恐怕“小符斜挂绿云鬟”重现也不远了。

只是，有些民俗回来了，有些民俗却渐行渐远。

传统有句民谣：“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端午节一般在夏至日前后，端午节之后全国入夏。从此天气热，蚊子毒，蛇虫鼠蚁肆虐猖狂。故而端午节的民俗大多与驱虫避蚊、祈求安康有关。

古人没有驱蚊水风油精，菖蒲艾叶是最天然的驱虫植物，门上插菖蒲有重要的实用功能。这行为本非屈原端午，可节日总是能给日常生活赋予仪式感，渐渐地，门上插菖蒲成了端午节特殊的视觉标志。

这情形已经基本在当代城市的楼宇里绝迹，超市里也不见菖蒲卖，以至于，节目里的几位外国友人只能津津有味地听中国朋友向他们介绍这民俗，却看不到家家户户插菖蒲的情景。

门上的艾草不见了，粽子盒里却多了些咸鸭蛋。不知何时咸鸭蛋和粽子成了焦不离孟的CP，都快成新的端午节民俗了。传统的民俗向肥美鲜香迈了的一大步，但仍不该舍弃以往苦涩的艾草香。一点甜里一点苦，这样的味觉记忆才更符合端午节的文化面貌。

就像中国人坚信，要保持长久的幸福安康，就必须保留些关于艰苦的记忆。

据说，端午节这天屈原念着《怀沙》自沉汨罗江，端午节的种种民俗都与他有关：划龙舟是争相拯救他，敲锣打鼓是为了驱赶水中蛟鼉之属不要侵扰他，包粽子是为了喂饱鱼虾去保全他。

端午节的第一文化名人不是白娘子，而是屈原。那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坚实的意象，已经融入民族的灵魂。在中国的诗文书画、传世名画里，屈子行吟题材的图画远比嫦娥奔月多。中国人的文化基石不是神话，而是历史。屈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人物，他的精神早已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

参加节目的外国友人说，他们最初知道的端午节是其英文“Dragon Boat Festival”直译就是“龙舟节”。外国人看到的是各地华人划龙舟的喧腾热闹，却不懂龙舟竞渡的深意。《戏韵端午》第一个真正的表演节目是吟诵屈原的《九歌》，一开始就把节目代入了端午节的文化渊源。

过去的戏俗并没有把屈原戏列入端午节的应节戏。可是当代已经有了戏曲剧目《屈原》。也许，以后可以每到端午节就在各种节目里吟诵屈原的辞章，把《屈原》发展成端午节新的应节戏，甚至将吟诵楚辞发展成端午节新的民俗。今年的《戏韵端午》是一个开始，希望明年端午节能看到的也不再仅是《白蛇传》，还能看到《屈原》，看到中国戏曲推动一项端午的新民俗。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烟火人间

花溪花开

关仁山



《向日葵》 谭涛夫 作

汽车驶入鄂州鄂城区岳石洪村，我放眼四周，是巍峨苍翠的青山。花溪水被矮坝截住，清亮的水形成小瀑布，在阳光下像晶莹剔透的玻璃。到了山腰的茶坊，鸟鸣山幽，鲜氧漫溢。山野气息和书的气息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试图与那种神秘的气息沟通，融入。

傍晚来临，我们沿着新修的沥青公路漫步村庄，一栋栋白墙青瓦特色民居错落有致，点缀在油菜和树木之间。细听，山林里有啾啾鸟鸣隐约传来。春天的和风吹着白云。周围环境优美，有袅袅的香气环绕，有多彩的蝴蝶在油菜花上飞舞。蝴蝶从花丛中飞起，把梦留在最深最醇的芳香里，引发我们无穷的想象。

这一切如春日繁花般绚烂。从今日鄂州高质量发展气魄来看，我特别想寻找历史的渊源。历史的人和事，由远及近，宏阔而苍凉。岳石洪村位于鄂城区汀祖镇、东方山东麓，矿产资源丰富，经历代开采，生态破坏了，四周山岭乱石林立，一片光秃，常遇雨暴发山洪。为征服洪水，其先祖将此地取名为“岳石洪”。漫步在“举人沟”，这里的溪流让我们进入想象，那是梦幻般的意境，颇为赏心悦目。

桃花开了，水倒映着树木、花影，灯光、明月和繁星散发着晕光。我们想到了白居易的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一时刻，那里一定有我们痴迷的东西。我又有了新的课题思考了。历史给予村人荣光，也给予他们自信，同时也有哀伤之感，这里有现代人的追念。

这里的风景朴拙而深奥，极有韵味，极为独特。没有冷硬的态度，只有温暖的瞬间。遥望鄂州东方山，那是无限陶醉的神情。鸟群消失在遥远的蓝夜里，总让我想到农民的道路。

千年古村岳石洪村，山峦多，平地少，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因为这些地理上的劣势，让岳石洪村一度贫

困，靠卖柴度日。到了上世纪70年代，岳石洪村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昔日，村里为了求生存、得温饱而开矿，矿山产业兴起，村里的经济开始腾飞。所以说他们依矿而富。可是，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人再强，也强不过自然的意志。

关掉矿山，重新再来，这是何等壮阔的选择？我们在思考，在追求人的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怎样理解绿水青山的生态转型？这雄壮而灵逸的大山，会给人无穷的灵感。无须焦虑和绝望，生存的真相不是一个，只要转变观念，还会打开生存的新天地。举人沟的清泉回来了，流水清甜，哺育大山的躯体 and 万物生灵。我们感觉，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悠久的历史，让岳石洪村呈现一股飘逸气质。儒释道三教文化相互独立又互相补益，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

世，关键在“进”与“出”间找到平衡，岳石洪村打造的正是这种文化，让疲倦的游客重新连接大自然，感受人间烟火，疗愈身心。

文化氛围，照样吸引游客。比如湖南益阳，周立波的故乡清溪村。作家书屋的建设，明显带动了乡村旅游。

刘醒龙兄的书屋和工作室就建在岳石洪村里。他题字的“举人沟”，那是历史留下的文化印痕，举人已逝，幽思永驻。乡村振兴不仅催生了民宿产业，而且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图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阅读照亮灵魂，灵魂携带的光芒足以逾越世界的每个角落。如今村里由塑形开始了文化铸魂，岳石洪村需要重铸魂魄。作家走进山乡，可以说是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山村巨变得惊呆每一双探寻的眼睛。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主席）